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四

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

且說紫髯伯聽和尚之言答道這却無妨他出了只管收起來罷我且問你聞得此處有個小多遠慧海道不過三四里之遙北俠道那裡有鄉紳宦戶以及菴觀娼妓無有呢和尚道有菴觀並無娼妓那裡不過是個莊村並非鎮店若論鄉紳却有個勾鄉官因告終養在家極其孝母家道殷實因為老母吃齋念佛他便蓋造了一座佛樓畫棟雕樑壯觀之甚慢說別的就只他那寶珠海燈便是無價之寶上面用珍珠攢成纓絡排穗俱有寶石鑲嵌不用說點起來照徹朗亮就是平空看去也

是金碧交輝爛人二目那勾員外只要討老母的喜歡自已好善樂施連我們廟裡一年四季皆是有香資布施的北俠聽了便對龍濤道聽師傅之言却有可疑莫若馮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聽一番看是如何馮七領命飛也似的去了龍濤便到廚房收拾飯食北俠與和尚閒談忽見外面進來一人軍官打扮金黃面皮細條身子另有一番英雄氣槩別具一番豪傑精神和尚連忙站起相迎那軍官一眼看見北俠道足下莫非歐陽兄麼北俠道小弟歐陽春尊兄貴姓那軍官道小弟韓彰久仰仁兄恨不一見今日幸會仁兄幾時到此北俠道弟來三日了韓爺道如此說來龍濤與馮七他二人也早到了北俠道龍濤領

來在小弟之先馮七是昨日纔來蔣爺道弟因有小恙多將養了幾日故爾來遲叫吾兄在此耐等多多有罪說着話彼此就坐却見龍濤從後面出來見了蔣爺便問四爺如何不來蔣爺道隨後也就到了因他道士打扮故在後走不便同行正說之間只見夜星子笑吟吟同來見了韓彰道二員外來了麽來的正好此事必須大家商議北俠問道你打聽的如何馮七道歐陽爺料事如見小人到了那裡細細探聽原來這小子昨晚真個到小丹村去了不知如何被人拿住又不知因何連傷二命他又逃脫走了早間勾鄉宦業已呈報到官還未出籤緝捕呢大家聽了測摸不出只得等蔣爺來再做道理你道花蝶因何上小

丹村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聖鄧車猛然想起鄧車生辰已近素手前去難以相見早已聞得小丹村勾鄉宦家有寶珠燈價買連城莫若盜了此燈獻與鄧車一來祝壽二來有些光彩這全是以小人待小人的形景他那裡知道此燈有許多的蹊蹺一更離了河神廟一直奔到小丹村以爲馬到成功伸手就可拿來誰知到了佛樓之上見寶燈高懸內注清油明晃晃明如白晝却有一根鎖鍊上邊檁上有環穿過去將這一頭兒壓在鼎爐的腿下細細端詳須將香爐挪開方能提住鎖鍊繫下寶燈他便挽袖拔衣來至供桌之前舒開雙手擴住爐耳運動氣力往上一舉只聽吱的一聲這鼎爐竟跑進佛龕去了爐下桌子上

却露出一個窩窩繫寳燈的舖子也跑上房枕去了花蝶暗說奇怪正在發呆從桌上窩篷之內探出兩把撓鈎周周正正將兩膀扣住花蝶〻〻見不由的着急兩膀纔待扎掙又聽下面吱吱吱吱連聲響亮彎的撓的約有千觔況重往下一勒花賊再也不能支持兩手〻鬆把兩膀扣了個結實他此時是手兒扶着脖兒伸着嘴兒拱着身兒探着腰兒哈着臂兒蹶着頭上蝴蝶兒顫着腿兒敁着脚後跟兒蹺着脛蓋兒合着眼子是撅着眞是福相樣兒有頭笑的小子必要栽誰知花蝶心中正在着急只聽下面嘩啷嘩啷鈴鐺亂響早有人嚷道佛樓上有了賊了從胡梯上來了五六個人手提繩索先把花蝶摧住然後主管拿

着鑰匙從佛桌傍邊入了鑽吱蹬吱蹬一揣隨揣隨懸將撓鈎解下七手八腳把花蝶綑住了推擁下樓主管吩附道夜已深了明早再回員外罷你等拿賊有功俱各有賞方纔是誰的更班兒却見二人說道是我們倆的主管一看是汪明吳升便道很好就把此賊押在更樓之上你們好好看守明早我單回員外加倍賞你們兩個又吩附衆拿之人道你們一同送至更樓仍按次序走更巡邏務要小心衆人答應俱奔東北更樓上安置妥當各自按撥走更去了原來勾鄉宦莊院極大四角俱有更樓每樓上更夫四名輪流巡更週而復始如今汪明吳升拿賊有功兒其坐更叫他二人看賊他二人與與頭頭歡喜無限看着

花蝶道看他年輕輕的甚麽幹不得偏要做賊還要偷寶燈那個燈也是你偷的爲那個燈我們員外費了多少心機好容易安上消息你就想偷去咧正在說話忽聽下面叫道主管叫你們去一個人呢吳升道這必是先賞咱們點酒兒吃食好兄弟你辛苦辛苦去一遍罷汪明道我去你好生看着他回身便下樓去了吳升在上面忽聽噗哧一聲便問道怎麽咧栽倒咧沒喝就醉話未說完只見上來一人凹面金腮穿着一身皂衣手持鋼刀吳升要嚷只聽吭嗤頭已落地那人颼的一聲跳上炕來道朋友俺乃甯太歲張華奉了鄧大哥之命原爲珠燈而來不想你已入圈套待俺來救你說罷挑開繩索將花蝶背在身上逃

往鄧家堡鄧車那裡去了及至走更人巡邏至此見更樓下面躺着一人執燈一照却是汪明被人殺死這一驚非小連忙報與主管前來看覷便問吳升呢更夫說想是在更樓上面呢一疊連聲喚道吳升吳升那裡有人答應大家說且上去看看一看罷咧見吳升真是無生了頭在一處尸在一處炕上挑的繩索不少賊已不知去向主管看了這番光景纔着了慌了也顧不的夜深了連忙報與員外去了員外聞聽急起來看又細問了一番方知道已先在佛樓上拿住一賊因夜深未敢稟報員外痛加申飭言此事焉得不報縱然不報也該派人四下搜尋一回更樓上多派人看守不當如此粗心悞事主管後悔無及惟有

伏首認罪而已勿論豈無奈只得據實稟報如何拿獲鬢邊有蝴蝶的大盜如何派人看守如何更夫被殺大盜逃脫的情節一一寫明報到縣內此事一時竟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因此馮七來到小丹村容容易易把此事打聽回來大家聽了說等四爺蔣平來時再做道理果然是日晚間蔣爺趕到大家彼此相見了就把花蝶之事述說一番蔣澤長道水從源流樹從根這廝既然有投鄧車之說還須上鄧家堡去找尋誰叫小弟來遲明日小弟就到鄧家堡探訪一番可有一層如若掌燈時小弟若不回來說不得眾位哥哥們辛苦辛苦趕到鄧家堡方妥眾人俱各應允飲酒敘話吃畢晚飯大家安息一宿不提到了次日蔣

平仍是道家打扮提了算命招子拿上漁鼓簡板竟奔鄧家堡而來誰知這日正是鄧車生日蔣爺來到門前踱來踱去恰好鄧車送出一人來却是病太歲張華因昨夜救了花蝶聽花蝶說近來霸王莊馬强與襄陽王交好極其親密意欲邀同鄧車前去鄧車聽了滿心歡喜就叫花沖寫了一封書信特差張華前去投遞不想花蝶也送出來一眼瞧見蔣平挑的心內一動便道鄧大哥把那唱道情的叫進來我有話說鄧車即吩咐家人把那道者帶進來蔣四爺便跟定家丁進了門見廳上鄧車花沖二人上坐花沖不等鄧車吩咐便叫家人快把那老道帶來鄧車不知何意少時蔣爺步上臺階進入屋內放下招子漁鼓板

見從從容容的稽首道小道有禮了不知施主喚進小道有何吩咐花沖說我且問你你姓甚麼蔣平道小道姓張花沖說你是自小兒出家還是半路兒呢還是故意兒假扮出道家的樣子要訪甚麼事呢要實實說來快講快講鄧車在傍聽了甚不明白便道賢弟你此問却是爲何花沖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在鐵嶺觀小弟被人暗算險些兒喪了性命後來在月光之下雖然看不真切見他身材瘦小腳步伶便與這道士頗頗相仿故此小弟倒要盤問盤問他說畢回頭對蔣平道你道底說呀爲何遲疑呢蔣爺見花蝶說出真病暗道小子真好眼力果然不錯到要留神方說道二位施主攀話小道如何敢插言說話呢小

道原因家寒毫無養贍實實半路出家仗着身命弄幾個錢吃飯花蝶道你可認得我麼蔣爺假意笑道小道剛到寶莊如何認得施主花冲冷笑道俺的性命險些兒被你暗算你還說不認得呢大約束手問你你也不應站起身來進屋內不多時手內提着一把枯籐鞭子來奔至蔣平身邊道你敢不說實話麼蔣爺知他必要拷打道小子你這皮鞭量也打不動四太爺賺不的你四爺一身乾肉你覷面來試彀你小子啃個酒兒的這正是藝高人膽大蔣爺毫不慌不忙的答道實是半路出家的何必施主追問呢花冲聽了不由氣往上撞將手一揚唰唰唰唰就是幾下子蔣四爺故意的哎喲道施主這是爲何平空把小

道叫進宅來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小道亂打起來我乃出家之人這是甚麽道理噯喲噯喲這是從那裡說起鄧車在傍看不過眼向前攔住道賢弟不可不可不知鄧車說甚麽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且說鄧車攔住花冲道賢弟不可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極多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嗎且看為兄分上不可悞賴好人花蝶氣冲冲的坐在那裡鄧車便叫家人帶道士出去蔣平道無緣無故將我拙打一頓這是那裡晦氣花蝶聽說晦氣二字站起身來又要打他多虧了鄧車攔住傍邊家人也向蔣平勸道道爺不少說一句罷隨我快走罷

蔣爺說叫我走到底拿我東西來難道硬留下不成家人道你有甚麼東西蔣爺道我的鼓板招子家人回身剛要拿起漁鼓簡板只聽花冲道不用給他看他怎麼樣鄧車站起笑道賢弟既叫他去又何必留他的東西到叫他出去說混話鬧的好說不好聽的做甚麼一壁說着一壁將招子拿起鄧車原想不到招子有分兩的剛一拿手一脫落將招子摔在地下心下轉想道吓他這招子如何恁般沉重又拿起仔細一看誰知摔在地下時就把鋼刺露出一寸有餘鄧車看了順手往外一抽原來是一把極鋒芒的三稜鵝眉鋼刺一聲噯呀好惡道吓快與我綁了花蝶早已看見鄧車手內擎着鋼刺連忙過來道大哥我說如

何明明是刺我之人大約就是這個傢伙且不要性急須慢慢的拷打他問他到底是誰何人主使爲何與我等作對鄧車聽了吩咐家人們拿皮鞭來蔣爺到了此時只得横了心預備挨打花冲把椅子挪出先叫家人亂抽一頓只不要打他致命之處慢慢的拷打他打了多時蔣爺渾身傷痕已然不少花蝶問道你還不寔說麽蔣爺道出家人没有甚麽說的鄧車道我且問你你既出家要這鋼刺何用蔣爺道出家人隨遇而安並無菴觀寺院隨方居住若是行路遲了或起身早了難道就無個防身的傢伙麽我這鋼刺是防範歹人的爲何施主便遲疑了呢鄧車睛道是呀自古呂祖尚有寶劍防身他是個雲遊道人毫無

跎止雖道就不准他帶個防身的傢伙麽此事我未免莽
撞了花蝶見鄧車沉吟惟恐又有反悔連忙上前道大哥
請歇息去待小弟慢慢的撈他回頭吩咐家人將他抬到
前面空房內高高弔起自己打了又叫家人打蔣爺先前
還折辯到後來知道不免索性不言語了花蝶見他不言
語暗自思道我與家人打的工夫也不小了他却毫不承
認若非有本領的如何禁的起這一頓打他只顧思索誰
知早有人悄悄的告訴鄧車說那道士打的不言語了鄧
車聽了心中好生難安想道花冲也太不留情了這又不
是他家何苦把個道士活活的治死雖爲出氣難道我也
不嫌個忌諱麽我若十分攔他又恐他疑我說我不担事

膽特小了也罷我須如此他大約再也沒有說的想罷來
到前面只見花沖還在那裡打呢再看道士時渾身抽的
衣服狼籍不堪身無完膚鄧車笑吟吟上前道賢弟你該
歇息歇息了自早辰吃了些壽麵到了此時可也餓了酒
筵已然擺妥非是劣兄給他討情今日原是賤辰難道為
他就悞了咱們的壽酒嗎一番話把個花沖提醒忙放下
皮鞭道至大哥恕小弟忘神皆因一時氣忿就把大哥的
千秋忘了轉身隨鄧車出來却又吩咐家人好好看守不
許躲懶貪酒候明日再細細的拷問若有差錯我可不依
你們惟你們幾個人是問二人一同往後面去了這裡家
人也自抱怨花蝶的說他無緣無故不知那裡的邪氣也

有說給我們添差使還要尢二號主子盡裝蒜又有可憐道立的自午間揉搓到這時渾身打了個稀爛也不知是那葫蘆藥便有人上前悄悄的問道道爺你喝點兒罷蔣爺哼了一聲傍邊又有人道别給他涼水喝不是頑的與其給他水喝現放着酒熱熱的給他温一碗不比水强麽那個說真個的你看着他我就給他温酒去不多時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酒二人偷偷的把蔣爺緊下來却不敢鬆去了綑綁一個在後面輕輕的扶起一個在前面端着酒喂他蔣爺一連呷了幾口覺得心神已定喘息喘息便把餘酒一氣飲乾此時天已漸漸的黑上來了蔣爺暗想道大約歐陽兄與我二哥差不多的也該來了忽聽衆人

說道二兄弟你我從早辰鬧到這咱晚了我餓的受不得了那人答道大哥我早就餓了怎麽他們也不來替換替換呢這人道老二你想想咱們共總多少人如今他們在上頭打發飯還有空兒替換咱們嗎蔣爺聽了便插言道你們二位只管吃飯我四肢綑綁又是一身傷痕還跑的了我麽兩個家人聽了道慢說你跑不了你就是眞跑了這也不是我們正宗差使也沒甚要緊你且養着精神咱們回來再見就罷二人出了空房將門倒扣往後面去了誰知歐陽春與韓彰早已來了二人在房上瞭望不知蔣爺在於何處歐陽春便遞了暗號叫韓彰在房上瞭望自已却也找尋蔣平找到前面空房之外正聽見二人嚷餓

後來聽他二人往後面去了北俠便進屋內蔣爺知道救兵到了北俠將繩兒挑開蔣爺悄悄道我這渾身傷痕却沒要緊只是四肢綑的麻了一時血脈不能周流須把我夾着安置個去處方好北俠道放心隨我來一伸臂膀將四爺夾起往東就走過了夾道出了角門却是花園四下一望並無可以安身的去處走了幾步見那邊有一架葡萄架幸喜不甚過高北俠悄悄道且屈四弟在這架上罷說罷左手一順將蔣爺攀手托起如舉小孩子一般輕輕放在架上轉身從背後皮鞘內將七寶刀抽出竟奔前廳而來誰知看守蔣爺的二人吃飯回來見空房子門已開了道士也不見了一時驚慌無措忙跑到廳上報與花蝶

鄧車他二人聽了就知不好也無暇細問花蝶提了利刄鄧車摘下鐵靶弓跨上鐵彈子袋手內拿了三個彈子剛出屜房早見北俠持刀已到鄧車扣上彈子把手一揚嗖的就是一彈北俠知他彈子有工夫早已防備見他把手一揚却把寶刀扁着一迎只聽噹的一聲彈子落地鄧車見打不着來人一連就是三彈只聽噹噹噹響了三聲俱各打落在地鄧車暗暗吃驚說這人技藝超羣便順手在袋內掏出數枚連珠發出只聽叮噹叮噹猶如打鐵一般傍邊花蝶看的明白見對面這一個人並不介意他却腳下使勁一個健步以為幫虎吃食可以成功不想忽覺腦後生風覺着有人一回頭見明幌幌的鋼刀劈將下來說

聲不好將身一閃翻手往上一迎那裡知道韓爺勢猛刀沉他是鄧腕迎的不得力刀對刀只聽咯噹一聲他的刀早已飛起數步噹啷啷落在塵埃花蝶那裡還有魂咧一伏身奔了角門往後花園去了慌不擇路無處藏身他便到葡萄架根下將身一蹲以為他算是葡萄老根兒他如何想的到架上頭還有個人呢蔣爺在架上四肢剛然活動猛聽腳步聲響定睛細看見一人奔到此處不動隱隱頭上有黑影兒亂晃正是花蝶蔣爺暗道我的綱刺被他們拿去手無寸鐵難道眼睜睜着小子藏在此處就罷了不成有了我何不砸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拷打的惡氣想罷輕挙兩腿緊抱雙肩往下一翻身噗哧的一聲正砸在花

蝶的身上把花蝶砸的往前一撲險些兒嘴搶地幸虧兩手扶住只覺兩耳嚶的一聲雙睛金星亂迸說聲不好此處有了埋伏了一挺身跟裡踉蹌奔那邊墻根去了此時韓彰趕到將爺爬起來道二哥那廝往北跑了韓彰嚷道好賊往那裡走緊緊趕來看看追上花蝶將身一躍上了墻頭韓爺將刀一搠花蝶業已躍下咕嘟咕嘟往東飛跑跑過墻角忽見有人嚷道那裡走龍濤在此嗖的就是一棍好花蝶身體靈便轉身復往西跑誰知早有韓爺攔住南面是墻北面是護莊河花蝶往來奔馳許久心神已亂眼光迷離只得奔板橋而來剛剛到了橋的中間却被一人劈胸抱住道小子你不洗澡嗎二人便滾下橋去花蝶

不識水性那裡還能扎掙原來抱花蝶就是蔣平他同韓彰躍出墻來便在此橋埋伏到了水中雖然不深他卻招住花蝶的脖項往水中一嘍連嘍了幾口水花蝶已然人事不知了此時韓爺與龍濤馮七俱各趕上蔣爺托起花蝶龍濤拱上木橋與馮七將他綁好蔣爺飄將上來道好給韓爺道你等繞到前面我接應歐陽兄去說罷一擰身跳入墻內且說北俠刀磕鐵彈鄧車心慌已將三十二子打完敵人不退正在着急韓爺趕到嚷道花蝶已然被擒諒你有多大本領俺來也鄧車聞聽不敢抵敵將身一縱從房上逃走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見了韓彰言花蝶已擒現在莊外說話間龍濤背花蝶蔣爺與馮七在後來至廳

前放下花蝶蔣爺道好冷好冷韓爺道我有道理持着刀往後面去了不多時提了一包衣服來道原來姓鄧的並無家小家人們也藏躲了四弟來換衣服蔣平更換衣服之時誰知馮七聽韓爺說後面無人便去到廚房將柴炭抱了許多登時點着烘起來蔣平換了衣服出來道趁着這厮昏迷之際且鬆了綁那裡還有衣服也與他換了天氣寒冷若把他噤死了反為不美龍濤馮七聽說有理急忙與花蝶換妥仍然綁縛一壁控他的水一壁向着火小子鬧了個水火既濟韓爺又見馮七擺着盛筵大家也都餓了彼此就坐快吃痛飲蔣爺一眼瞧見鋼刺急忙佩在身邊只聽花蝶呻吟道淹死我也馮七出來將他攙進屋

內花蝶在燈光之下一看見上面二人碧睛紫鬍左首一人金黃面皮右首一人形容枯瘦正是那個道士下面還有個黑臉大漢又是鐵嶺觀被擒之人看了半日不解是何緣故只見蔣爺斟了一杯熱酒來到花蝶面前道姓花的事已如此不必遲疑你且喝杯熱酒煖煖寒花蝶問道你到底是誰爲何與俺作對蔣爺道你作的事你還不知道麽玷污婦女名節造孽多端人人切齒個個含冤因此我等抱不平之氣纔特特前來拿你若問我我便是陷空島四鼠蔣平花蝶道你莫非稱翻江鼠的蔣澤長麽蔣爺道正是花蝶道好好名不虛傳俺花冲被你拿住也不歎辱於我快拿酒來蔣爺端到他唇邊花冲一飲而盡又問

道那上邊的又是何人蔣爺道那是北俠歐陽春那邊是我二哥韓彰這邊是捕快頭目龍濤花蝶道罷了罷了也是我花沖所行不正所以惹得你等的義氣今日被擒正是我自作自受你們竟欲將我置於何地蔣爺道大丈夫敢作敢當方是男子明早將你解到縣內完結了勿鄉宦家殺死更夫一案便將你解赴東京任憑開封府發落花沖聽了便低頭不語此時天已微明先叫馮七到縣內呈報去了北俠道劣兄有言奉告如今此事完結我還要同茉花村去一來你們官事我不便混在裡面二來因雙俠之令妹於冬底還要與展南俠畢姻而總至再是以我必須同去韓蔣二人難以強留只得應允不多時縣內派了

差役跟隨馮七前來起解花冲到縣北俠與韓蔣二人出了劉家堡彼此執手分別北俠仍同茉花村韓蔣二人同到縣衙惟有劉車悄悄回家聽說花冲被擒他恐官司連累忙忙收什收什竟奔霸王莊去了後文再表不知花冲到縣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且說蔣韓二位來到縣前蔣爺先將開封的印票拿出投遞進去縣官看了連忙請至書房款待問問底細立刻升堂花冲並無推諉甘心承認縣官急速辦了詳文派差跟隨韓蔣龍濤等押解花冲起身一路上小心防範進州過縣皆是添役護送一日來至東京蔣爺先至公廳見了衆

位英雄彼此問了寒暄盧方先問找的二弟如何蔣平便將始末述說了一遍現今押解着花冲隨後就到大家歡喜無限盧方徐慶白玉堂展昭相陪迎接韓彰蔣爺連忙換了服色來到書房回禀包公包公甚喜即命包興傳出話來如若韓義士到來請到書房相見此時盧方等已迎着韓彰結義弟兄彼此相見了自是悲喜交集南俠見了韓爺更覺親熱暫將花冲押在班房大家同定韓爺來至公所各到姓名相見獨到了馬漢徐慶道二哥你老藥箭誤傷的就是此人韓爺聽了不好意思連連謝罪馬漢道三弟如今俱是一家人了你何必又提此事趙虎道不知者不作罪不打不成相與以後誰要忌妒誰他就不是好

莫就是個小人了大衆俱各大笑公孫先生道方纔相爺傳出話來如若韓兄到來即請書房相見韓兄就同小弟先到書房要緊韓彰便隨公孫先生去了這裡南俠吩咐備辦酒席與韓蔣二位接風不多時公孫策等出來剛至茶房門前見張老兒帶定鄧九如在那裡恭候九如見了韓爺向前深深一揖口稱韓伯伯在上小姪有禮韓爺見是個宦家公子連忙還禮一時忘懷再也想不起是誰來張老兒道軍官爺難道把湯圓舖的張老兒忘了麼韓爺猛然想起道你二人爲何在此包興便將在酒樓相遇帶至開封我家三公子奉相諭將公子認爲義子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道真是福隨貌轉我如何認得如此說

公子請了大家笑着來至公所之內見酒筵業已齊備大家謙遜彼此就坐盧方便問見了相爺如何公孫策道相爺見了韓兄甚是歡喜說了好些渴想之言已吩咐小弟速辦摺子就以拿獲花冲韓兄押解到京爲題明早啟奏大約此摺一上韓兄必有好處盧方道全仗賢弟扶持韓爺又叫伴當將龍濤請進來大家見了韓爺道多承龍兄一路勤勞方纔已回稟相爺俟事畢之後同去不遲所有護送差役俱各有賞龍濤道小人仰蒙二爺四爺拿獲花冲只要報仇雪恨龍濤生平之願足矣話剛至此只見包興傳出話來道相爺吩咐立刻帶花冲二堂聽審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聽了連忙到二堂伺候去了這裡無執事

的暫且飲酒敘說南俠便問花蝶事體韓爺便述說一番又深讚他人物本領惜乎一宗大毛病把個人帶累壞了正說之間王馬張趙等俱各出來趙虎連聲誇道好人物好膽量就是他所作之事不端可惜了眾人便問相爺審的如何王朝馬漢道何用審問他自己俱各逼說了實實罪在不赦招已畫了此時相爺與公孫先生擬他的罪名明日啟奏不多時公孫策出來道若論他殺害人命實在不少惟獨沾污婦女一節較重理應凌遲處死相爺從輕改了個斬立決龍濤聽了心內暢快大家從新飲酒喜悅非常飲畢各自安歇到了次日包公上朝遞摺聖心大悅立刻召見韓彰也封了校尉之職花沖罪名依議包相就

派祥符縣監斬仍是龍濤馮七帶領衙役押赴市曹行刑回來到了開封見衆英雄正與韓彰賀喜龍濤又謝了韓蔣二人他要同去韓爺蔣爺二位贈了龍濤百金所有差役俱各賞賜各回本縣去了龍濤從此也不在縣內當差了這裡衆英雄歡喜聚在一處快樂非常除了料理官事之外便是飲酒作樂盧方等又在衙門就近處置了寓所仍是五人同居自開東京弟兄分手至此方能團聚除了盧方一年回家幾次收取地租其餘四人就在此處居住當差供職甚是方便南俠原是丁大爺爺們的房屋預備畢姻因日期近了也就張羅起來不多幾日丁大爺同著母妹子來京南俠早已預備了下處衆朋友俱各前來看

望都要會會北俠誰知歐陽春再也不肯上東京同丁二爺在家看家眾人也只得罷了到了臨期所有迎粧嫁娶之事也不必細說南俠畢姻之後就將丁母請來同居每日與丁大爺會同眾朋友歡聚剛然過了新年丁母便要同去眾英雄與丁大爺義氣相投戀戀難捨今日你請明日我邀這個送行那個餞別聚了多少日期好容易方纔起身丁兆蘭隨着丁母同到家中見了北俠說起開封府的朋友人人羡慕大哥恨不得見面抱怨小弟不了北俠道多承眾位朋友的惜愛實是劣兄不慣應酬如今賢弟同來諸事已畢劣兄也就要告辭了丁大爺聽了詫異道仁兄却是為何難道小弟不在家時舍弟有甚麼不到之

處麽北俠笑道你我豈是那樣的朋友賢弟不要多心劣兄有個賤恙若要閒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所謂勞人不可多逸逸則便不消受了這些日子賢弟不來已覺焦心煩燥如今既來了必須放我前行庶免災纏病繞兆蘭道既如此小弟與仁兄同去北俠道那如何使得你非劣兄可比現在老伯母在堂而且妹子新嫁更要二位賢弟不時的在膝下承歡省得老人家寂寞再者劣兄出去朋遊毫無定所難道賢弟就忘了遊必有方嗎兆蘭兆蕙聽見北俠之言是決意的要去只得說道既如此再屈留仁兄兩日俟後日起身如何北俠只得應允這兩日的歡聚自不必說到了第三日兆蘭兆蕙備了酒席與北俠餞行並

問現欲何往北俠道還是上杭州一遊飲酒後提了包裹雙俠送至莊外各道珍重彼此分手北俠上了大路散步逍遙逢山玩山遇水賞水凡有古人遺跡再沒有不遊覽的一日來至仁和縣境內見一帶松樹稠密遠遠見旗桿高出青霄北俠想道這必是個大寺院何不瞻仰瞻仰來到廟前一看見匾額上鐫着盤古寺三字殿宇墻垣極其齊整北俠放下包裹拂去塵垢端正衣襟方揹了包裹步入廟中上了大殿瞻仰聖像都是三皇纔禮拜畢只見出來一個和尚年紀不足三旬見了北俠問訊北俠連忙還禮問道令師可在廟中麽和尚道在後面施主敢是我師父麽北俠道我因路過寶刹一來拜訪令師二來討杯茶

吃和尚道請到客堂待茶說罷在前引路來到客堂真是聰明几淨樸而不俗和尚張羅煮茶不多一會茶已烹到早見出來個老和尚年紀約有七旬面如童顏精神百倍見了北俠問了姓名北俠一一答對又問吾師上下和尚答道上靜下修二人一問一答談了多時彼此敬愛看看天已晚了和尚獻齋北俠也不推辭隨喜吃了和尚更覺歡喜便留北俠多盤桓幾日北俠甚合心意便住了晚間無事因提起手談誰知靜修更是酷好二人就在燈下較了一局不相上下萍水相逢遂成莫逆北俠一連住了幾日這日早晨北俠拿出一定銀來交與靜修作爲房金和尚那裡肯受道我這廟內香火極多客官就是住上一年

半載這點薪水之用足以供的起千萬莫要多心北俠道雖然如此我心甚是不安權作香資莫要推辭靜修只得收了北俠道吾師無事還要領一局肯賜教否靜修道爭奈老僧力弱恐非敵手北俠道不吝教足矣何必太謙二人放下棋枰對奕多時忽見外面進來一個儒者衣衫襤褸形容枯瘦手內持定幾幅對聯望着二人一揖北俠連忙還禮道有何見教儒者道學生貧困無資寫得幾幅對聯望祈居士資助一二和尚聽了便立起身來接過對聯打開一看不由的失聲叫好未知靜修說出甚麽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秦昌賠罪丫鬟喪命

且說靜修和尚打開對聯一看見寫的筆法雄健字體遒媚不由的連聲讚道好書法好書法又往儒者臉上一望見他雖然窮苦顏含秀氣而且氣度不凡不由的慈悲心一動便叫儒者將字放下吩咐小和尚帶到後面梳洗淨面款待齋飯儒者聽了深深一揖隨着和尚後面去了北俠道我見此人頗頗有些正氣決非假冒斯文靜修道正是老僧方纔看他骨格清奇更非久居人下之客說罷復又下棋剛然終局只見進來一人年約四旬以外和尚却認得是秦家莊員外秦昌連忙讓坐道施主何來這等高興秦員外道無事不敢擅造寶剎只因我這幾日心神有些不安特來懇求吾師一卜和尚笑道此話從何說起老

曾是不會占卜的員外聽誰說來泰昌道出家人不該打誑語曾記那年敝莊有個王老兒爲孫子得病愁煩是吾師問他因何愁煩他說出緣故吾師道你說一個字來我與你測一測他因常看古人詞上有箇筆字他就寫了個兇央的兇字剛然寫完吾師正在測度之際忽然一陣風將紙条飛起他忙用鎮紙一押不偏不正押在兇字頭上吾師就長嘆了一聲道你這小孫兒是不能活的了你快回去罷老王聽了卽刻回家誰知他那孫子就死了因此他就傳揚開了說吾師神卜誰人不如如何單單的瞞我呢靜修笑道這原是一時的靈機不過測測字如何算得會卜呢泰昌道吾師既能測字何妨給我測個字呢靜修

沒法兒只得說道既如此這到容易員外就說一個字待老僧測測看說的是了員外別喜歡說的不是了員外也別惱秦昌道君子問禍不問福方纔吾師說容易就是這個容字罷靜修寫出來端詳了多時道此字無偏無倚那是個端正字體拔字意說來有容德乃大無欺心自爱員外作事光明毫無欺心這是好處然凡事須有涵容不可急躁未免急則生變與事就不相宜了員外以後總要涵容遇事存在心裡管保遇難成祥轉禍爲福老僧爲何說這個話呢只因此字拆開看有些不妙員外請看此字若拆看是個六下有人口若要不涵容惟恐人口不利這也是老僧妄說員外休要見怪員外道多承吾師指教焉有

見怪之理北俠在傍聽了頗有意思連忙說道吾師也替我測一字靜修道善哉善哉今日老僧如何造起口孽來了快請說字罷北俠道就是普字罷靜修思索了一番道此字也是端正字體普乃人之本性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是隨在皆有處處存心爲善濟困扶危剪惡除强賙貧行事狠毒細細想來却是一片好心這方是真善再按此字拆開居士平生多義氣甘載入空門將來二十年後也不過老僧而已北俠聽了連連稱是承教承教佩服佩服誰知說話間秦昌屢盼桌上的對聯見靜修將字測完方立起身來把對聯拉開一看連聲誇讚好字好字這是吾師的大筆麼靜修道老僧如何寫的來這是

方纔一儒者賣的秦昌道此人姓甚名誰現在何處靜修道現在後面他原是求餐助的並未問他姓名秦昌道如此說來是個寒儒了我爲小兒屢欲延師訓誨求得其人如今旣有儒者吾師何不代爲聘請豈不兩便麼靜修矣道延師之道理宜恭敬不可因他是寒士便藐視于他似如此草率非待讀書人之理秦昌立起身來道吾師責備的甚是但弟子惟恐錯過機會不得其人故此覺得草率了速忙將外面家童喚進來吩咐道你速速到家將衣帽靴衫取來並將馬快快備兩匹來靜修見他延師心誠只得將儒者請來誰知儒者到了後面用熱水洗去塵垢更覺滿面光華秀色可餐秦昌一見歡喜非常速忙延至上

坐自己在下面相陪原來此人姓杜名雍是個飽學儒流一生性氣剛直又是個落落寡合之人靜修便將秦昌延請之意說了杜雍却甚愿意秦昌樂不可言少時家童將衣衫靴帽取來秦昌恭恭敬敬奉與杜雍杜雍却不推辭將通身換了更覺落落大方秦昌别了靜修北俠便與杜雍同行出了山門秦昌便要墜鐙杜雍不肯謙讓多時二人乘馬來至莊前下馬家僮引路來到書房獻茶已畢即叫家人將學生喚出原來秦昌之子名叫國璧年方十一歲安人鄭氏三旬以外年紀有一妾名叫碧蟾了鬟僕婦不少其中有個大了鬟名叫彩鳳服侍鄭氏的小了鬟名叫彩霞服侍碧蟾的外面有執事四人進寶進財進祿進

喜秦員雖然四旬年紀還有自小兒的乳母白氏年已七旬將近人丁算來也有三四十口家道饒餘員外因一生未能讀書深以爲憾故此爲國璧請請延師也爲改換門庭之意自拜了先生之後一切餚饌甚是精美秦員雖未讀過書却深知敬先生也就難爲他往往有那不讀書的人以爲先生的飯食隨便俱可漫不經心的很多那似這秦員外拿着先生當敬天神的一般每逢自已討取帳目之時便囑咐鄭氏安人先生飯食要緊不可草率務要小心即或安人不得暇就叫彩鳳照料習以爲常誰知早已惹起侍妾的疑忌來了一日員外又去討帳臨行囑咐安人與大丁頭先生處務要留神好好款待員外去後彩鳳

照料了飯食叫入送至書房碧蟾也便悄悄隨至書房在牕外偷看見先生眉清目秀三旬年紀儒雅之甚不看則已看了時邪心頓起也是活該有事這日偏偏員外與國璧告了半天假帶他去探親碧蟾聽了此信暗道許他們給先生做菜難道我就一許麽便親手做了幾樣菜用個小盒盛了叫小了頭彩霞送至書房不多時回來了他便問先生做甚麽呢彩霞道在那裡看書呢碧蟾道說甚麽沒有了鬟道他說往日俱是家童送飯今日爲何你來快回去罷將盒放在那裡我就來了碧蟾暗道奇怪爲何不吃呢便叫彩霞看了屋子他就三步兩步來道書房撕破牕紙往裡窺看見盒子依然未動他便輕輕咳嗽杜先生

聽了抬頭看時見牕上撕了一個窟窿有人往裡偷看却是年輕婦女連忙問道甚麼人牕外答道你猜是誰杜先生聽這聲音有些不雅忙說道這是書房還不退了牕外答道諒你也猜不着我告訴你我比安人小比丫鬟大今日因員外出門家下無人特來相會先生聽了發話道不要嘮叨快廻避了外面說道你爲何如此不知趣莫要辜負我一片好心這裡有表記送你杜雍聽了登時紫漲面皮氣往上撞嚷道滿口胡說再不退我就要喊叫起來一壁嚷一壁拍案大叫正在憤怒忽見牕外影兒不見了先生仍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面暗想道這是何說可惜秦公待我這番光景竟被這賤人帶累壞了我須隨便點醒

了他庶不負他待我之知遇你道碧蟾爲何退了原來他聽見員外巳回來了故此急忙退去且言秦昌進內更換衣服便來到書房見先生氣忿忿坐在那裡也不爲禮回頭見那邊放着一個小小元盒裡面酒菜極精紋絲兒沒動剛要坐下問話見地下黃澄澄一物連忙毛腰檢起却是婦女帶的戒指一聲兒沒言語轉身出了書房仔細一看却是安人之物不由的氣冲霄漢直奔臥室去了你道這戒指從何而來正是碧蟾隔牕抛入的表記杜雍正在氣忿喊叫之時不但沒看見連聽見也沒有秦昌來到臥室之內見鄭氏與乳母正在敘話不容分說開口大駡道你這賤人幹的好事乳母不知爲何連忙上前解勸彩鳳

也上來攔阻鄭氏妾人看此光景不知是那一葫蘆藥秦昌坐在椅上半晌方說道我叫你款待先生不過是飲饌精心誰叫你跑到書房叫先生瞧不起我連理也不理這還有個閨範麼妾人道那個上書房來是誰說的秦昌道現有對証便把戒指一扔鄭氏看時果是自已之物連忙說道此物雖是我的却是兩個一個留着自帶一個賞了碧蟾了秦昌聽罷立刻叫彩鳳去喚碧蟾不多時只見碧蟾披頭散髮彩鳳哭哭啼啼一同來見員外一見說彩鳳偷了我的戒指去到書房陷害於我一個說我何嘗到姨娘屋內這明是姨娘去到書房如今反來說我兩個你言我語分爭不休秦昌反倒不得主意竟自分解不清自已

却後悔不該不分青紅皂白把安人辱罵一頓將莽撞了倒是鄭氏有主意將彩鳳喚呼住了叫乳母把碧蟾勸回屋內秦昌不能分晰此事坐在那裡發呆生悶氣少時乳母過來安人與乳母悄悄商議此事須如此如此方能明白乳母道此計甚妙如此行來可也試出先生心地如何了乳母便一一告訴秦昌秦昌深以爲是到了晚間天到二鼓之後秦昌同了乳母來到書房只見裡面尚有燈光杜雍業已安歇乳母叩門道先生睡了麽杜雍答道睡了做甚麽乳母道我是姨娘房內的婆子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裡面有話說杜雍道這是甚麽道理白日在廳外聒絮了多時怪道他說此安人

小比了襲大原來是個姨娘你同去告訴他若要如此的鬧法我是要辭館的了豈有此理吓豈有此理外面秦昌聽了心下明白便把白氏一扯他二人抽身同到别室秦昌道再也不消說了也不用再往下問了只這比安人小比了襲大一語却是碧蟾賤人無疑了我還留他何用若不急早殺卻他難去心頭之火乳母道凡事不可急躁你若將他殺死一來人命關天二來醜聲傳揚反為不美員外道似此如之奈何呢乳母道莫若將他鎖禁在花園空房之內或將他餓死或將他囚死也就完了事了秦昌深以為是次日黎明便吩附進寶將後花園收什出了三間空房就把碧蟾鎖禁吩附不准給他飯食要將他活活餓

死不知碧蟾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且說碧蟾素日原與家人進寶有染今將他鎖禁在後花園空房不但不能捱餓反倒遂了二人私欲他二人卻暗暗商量討策碧蟾說員外與安人雖則居在上房卻是分寢員外在東間安人在西間莫若你黑夜持刀將員外殺死就說安人懷恨將員外謀害告到當官那時安人與員外找了命我掌了家園咱們二人一生快樂不盡強如我為妾你是奴呢說的進寶心活也不管天理昭彰半夜裡持刀來殺秦昌且說員外自那日錯罵了安人至今靜中一想原是自己莽撞如今既將碧蟾鎖禁安人前如何不

陪着呢到了夜靜更深自持燈來至西間見鄭氏剛然歇
下他便進去彩鳳見員外來了不便在跟前只得溜出來
他却進了東間摸了摸卧具鋪設停當暗自思道姨奶奶
碧蟾他從前原與我一樣了頭員外揀了他收作二房我
曾擬陪一次如今碧蟾既被員外鎖禁此缺已出不消說
了理應是我坐補忘想得缺不覺神魂迷亂一歪身躺在
員外枕上竟自睡去他却那裡知道進寶持刀前來輕輕
的撬門而入黑暗之中摸着脖項狠命一刀可憐把個要
郎補缺的彩鳳竟被惡奴殺死進寶以為得意回到本屋
之中見一身的血跡剛然脫下要換只聽員外那裡一疊
連聲叫進寶進寶聽了吃驚不小方知員外未死一壁答

應一壁穿衣來到上房只因員外由西間陪罪回來見彩鳳已被殺在臥具之上故此連連呼喚見了進寶便告訴他彩鳳被殺一節進寶方知把彩鳳悞殺了此時安人已知連忙起來大家商議鄭氏道事已如此莫若將彩鳳之母馬氏喚來告訴他多多給他銀兩將他女兒好好殯殮就是了秦昌並無主意立刻叫進寶告訴馬氏去誰知進寶見馬氏挑唆女兒是秦昌因姦不遂憤怒殺死叫馬氏連夜到仁和縣報官金必正金大老爺因是人命重案立刻前來相驗秦昌出其不意只得迎接官府就在仵房廊下設了公案金令親到東屋看了問道這舖蓋是何人的秦昌道就是小民在此居住金令道這丁頭他叫甚麼春

昌道叫彩鳳金令道他在這屋裡住麼秦昌道他原是服侍小民妻子在西屋居住的金令道如此說來你妻子住在西間了秦昌答應是金令便叫仵作前來相驗果係刀傷金令吩咐將秦昌帶到衙中聽審暫將彩鳳盛殮轉到衙中先將馬氏細問了一番馬氏也供出秦昌久已分爨京西居住他女兒原是服侍鄭氏的金令問明纔帶上秦昌來問他爲何將彩鳳殺死誰知秦昌別的事沒主意他遇這件事倒有了主意回道小民將彩鳳誘至屋內因姦不遂一時忿恨將他殺死你道他如何恁般承認他道我因向與妻子東西分住如何又說出與妻子陪罪呢一來說不出口來二來惟恐官府追問因何陪罪又叨頓出碧

婚之事那時鬧出妻妾當堂出醜其中在連累上一個先生這個聲名傳揚出去我還有個話頭處莫若我把此事應起還有個輾轉大約爲買的了頭因姦致死也不至抵償縱然抵償也是前世冤孽總而言之前次不該合岌人吵噪這是我沒有涵容處彼時若有涵容慢慢訪查也不必陪罪就沒有這些事了可見靜和尚是個高僧怨得他說人曰不利果應其言他雖如此想也不屈索思索若不陪罪他如何還有命呢金令見他滿口應承反倒疑心便問他凶器藏在何處秦昌道因一時忙亂忘卻擲於何地其詞更覺渾含金令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又無凶器其中必有緣故須要慢慢訪查暫且繫案寄監此時鄭氏已派

進喜暗裡安置秦昌在監不至受苦他因家下無人僕從難以托靠仔細想來惟有杜先生爲人正直剛强便暗暗爲信托付杜雍照管外邊事體一切內務全是鄭氏料理監中叫進寶四人輪流值宿服侍一日靜修和尚到秦員外家取香火銀兩順便探訪杜雍剛然來到秦家莊迎頭遇見進寶和尚見了問道員外在家麽杜先生可好進寶正因外面事務如今是杜先生料理比員外在家加倍嚴緊一肚沒好氣無處發洩聽靜修和尚問先生他便進讒言道師傅還提杜先生呢原來他不是好人因與主母調姦秦員外知覺大鬧了一塲杜先生懷恨在心不知何時暗暗與主母定計將丫頭彩鳳殺死反告了員外因姦致

命將員外陷在南牢我此時便上縣內賺我們員外去說
罷伴長去了和尚聽了不勝驚駭詫異大罵杜雍不止回
轉寺中見了北俠道世間竟有這樣得魚忘筌人面獸心
之人實實可惡北俠道吾師爲何生嗔靜修和尚便將聽
了進寶之言一一敘明北俠道我看杜雍決不是這樣人
惟恐秦員外別有隱情靜修聽了好生不樂道秦員外爲
人老實素日所知一生原無大過何得遭此報應可恨這
姓杜的竟自如此不堪實實可惡北俠道我師還要三思
旣有今日何必當初難道不是吾師薦的麽這一句話問
得個靜修和尚面紅過耳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一言不
發站起來向後面去了北俠暗想道據我看來杜雍去了

不多日期何得與安人調姦此事有些荒唐今晚倒要去探聽探聽又想老和尙若大年紀還有如此火性可見貪嗔痴愛的關頭是難跳的出自他大約因我拿話堵塞於他今晚决不肯出來我正好行事想罷暗暗裝束將燈吹滅虛掩門戶彷彿是早已安眠再也想不到他往秦家莊來到了門前天已初鼓先往書房探訪見有兩個更夫要蠟書童回道先生上後邊去了北俠聽了又暗暗來到正室房上忽聽乳母白氏道你等莫若躲懶好好烹下茶少時奶奶囘來還要喝呢北俠聽了暗想事有可疑爲何兩個人俱不在屋內且到後面看看再作道理剛然來到後面見有三間花廳槅扇虛掩忽聽裡面說道我好容易

得此機會千萬莫悞良宵我這裡跪下了又聽婦人道眞正便宜了你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處吓北俠聽至此殺人心陡起暗道果有此事且自打發他二人上路背後抽出七寶刀說時遲那時快推開槅扇手起刃落可憐男女二人剛得片時歡娛雙魂已歸地府北俠將二人之頭挽在一處挂在槅扇屈戌之上滿腔惡氣全消仍回盤古寺他以爲是杜雍與鄭氏無疑那裡知道他也是悞殺了呢你道方纔書童答應更夫說先生往後邊去了是那個後邊就是書房的後邊原來是杜先生出恭呢杜雍出恭回來問道你方纔合誰說話書童道更夫要蠟來了杜雍道你們如何這麽早就要蠟昨夜五更時拿去的蠟算來不

過點了半枝臕當還有半枝難道還點不到二更麼員外不在家我是不能叫他們唬如要賺等員外回來要怎麼賺我是全不管的正說時只見更夫跑了來道師老爺師老爺不好了杜雍道不是蠟不彀了犯不上這等大驚小怪的更夫道不是不是方纔我們上後院巡更見花廳上有兩人扒着槅扇往外瞧我們怕是歹人拿燈籠一照誰知是兩人頭杜先生道是活的是死的更夫道師老爺可唬糊塗了旣是人頭如何會有活的呢杜雍道我不是害怕我是心裡有點兒怯我問的是男的是女的更夫道我們沒有細瞧杜先生道旣如此你們打着燈籠在前引路待我看看去更夫道師老爺旣要去看須得與我換蠟了

道燈籠裡剩了個蠟頭兒了杜先生吩咐書童拿幾枝蠟交與更夫換好了方打着燈籠往後面花廳而來到了花廳更夫將燈籠高高舉起杜先生戰戰哆嗦看時一個耳上有環道唯呀是個婦人你們細看是誰更夫看了半晌道好像姨奶奶杜雍便叫更夫你們把那個頭往外轉轉看是誰更夫仗着膽子將頭扭一扭一看這個說這不是進祿兒嗎那個道是不錯是他是他杜先生道你們要認明白了更夫道我認的不差杜先生道且不要動更夫道誰動他做甚麽呢杜先生道你們不曉得這是要報官的你們找找四個管家今日是誰在家更夫道昨日是進寶在蓋該班今日應當進財該班因進財有事去了纔進祿

給進寶送信去叫他連一班不知進祿如何被人殺了此時就剩進喜在家杜先生道你們把他叫來我在書房等他更夫答道一個去叫進喜一個引着先生來到書房不多時進喜到來杜先生將此事告訴明白叫他進內啟知主母進喜急忙進去稟明了鄭氏鄭氏正從各處檢點回來號的沒了主意叫問先生此事當如何辦理杜先生道此事隱瞞不得的須得報官你們就找地方去進喜立刻派人找了地方來到後園花廳看了也不動道這要即刻報官耽延不得了只好管家你隨我同去進喜號的半晌無言還是杜先生有見識知是地方勒索只得叫進喜從內要出二兩銀子來給了地方他纔一人去了至次日地

方同來道少時太爺就來你們好好預備了不多時金令來到進喜同至後園金令先問了大槩情形然後相驗記了姓名叫人將頭摘下又進屋內去看見男女二屍下體赤露知是私情又見牀榻上有一字柬金令拿起細看龍在袖中又在牀下搜出一件血衣看着鞋襪問進喜道你可認得此衣與鞋襪是誰的進喜瞧了瞧回道這是進寶的金令暗道如此看來此案全在進寶身上我須如此如此方能了結此事吩咐暫將男女盛殮即將進喜帶入衙中立刻升堂且不問進喜也不問秦昌吩咐帶進寶兩傍衙役答應一聲去提進寶此時進寶正在監中服侍員外秦昌忽然聽見衙役來說太爺現在堂上呼喚你上堂有

話吩咐進寶不知何事連忙跟隨衙役上了大堂只見金令坐在上面和顏悅色問道進寶你家員外之事本縣現在業已訪查明白你旣是他家的主管你須要親筆寫上一張訴呈來本縣看了方好從中設法如何出脫你家員外的罪名進寶聽了有些不願意原打算將秦昌謀死如今聽縣官如此說想是受了賄賂無奈何說道旣蒙太爺恩典小人下去寫訴呈就是了金令道就要遞上來本縣立等伺頭吩咐書吏你同他去給他立個稿兒叫他親筆謄寫速速拿來書吏領命下堂不多時進寶拿了訴呈當堂呈遞金令問道可是你自已寫的進寶道是求先生打的底兒小人謄寫的金令接來細細一看果與那字柬筆

所相同將驚堂木一拍道好奴才你與碧蟾通姦設計將彩鳳殺死如何陷害你家員外還不從實招上來進寶一聞此言頂梁骨上嬰的一聲魂已離殼驚慌失色道此此此事小小小人不知金令吩咐掌嘴剛然一邊打了十個進寶便嚷道我說呀我說兩邊衙役道快招快招進寶便將碧蟾如何留表記被員外撿着錯疑在安人身上又如何試探先生方知是碧蟾將他鎖禁花園原是小人素與姨娘有染因此暗暗定計要殺員外不想泰昌那日扁扁的上西間去了這纔悞殺了彩鳳一五一十述了一遍金令道如此說來碧蟾與進祿昨夜被人殺死想是你懷姦不平將他二人殺了進寶磕頭道此事小人實實不知誰

彼小人在監內服侍員外並未回家如何會殺人呢老爺詳情金令暗暗點頭道他這話却與字柬相符只是碧蟾進祿却被何人所殺呢你道是何字柬原來進祿與進寶送信叫他多捱一夜進寶恐其負了碧蟾之約因此悄悄寫了一柬托進祿暗暗送與碧蟾誰知進祿久有垂涎之意不能得手趁此機會方纔入巷恰被北俠聽見錯疑在杜雍鄭氏身上故此將二人殺死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至於牀下拍出血衫雖被金令如何知道就在牀下呢皆因進寶字柬上前面寫今日不能回來之故後面又囑咐千萬前次汚血之物恐牀下露人眼目須改別處隱藏方妥有此一語故而搜出叫進寶識認說出進寶金令已

知是進寶所爲又恐進祿栽贓陷害別人故叫進寶寫訴
呈對了筆跡然後方問此事以爲他必猴展再用字柬衣
衫鞋襪質証誰知小子不禁打十個嘴巴他就逼說了却
倒省事不知金令如何定罪且聽下囘分解